

嘻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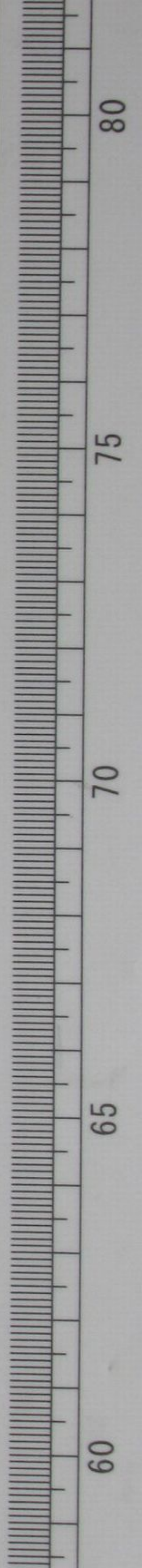
二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00

2



顯者緩頰



按君訪孿匡章陳仲子齊人均均家匡章自信為孝子。仲子自居為廉士。惟齊人有一妻一妾賂顯者求其緩頰。顯者來見按君述其所來按君曰此三人均是敗壞風俗的渠首。所以訪孿顯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離母避兄。老公祖訪孿極是那齊人是一個化子頭兒。捉他做甚。按君曰這齊人詐稱饜富貴之食。卒乞東郭之祭。既貪口腹之欲。復貽妻妾之羞。寡廉鮮恥。莫此為甚。

個人研究費

沢田瑞穂

56-08736

F0200-(2)

老先生乃富貴利達之人。今與乞丐求情。豈不畏貶差於妻妾乎。

虱蚤結拜

蛇蚤虱子結拜。虱子爲兄。蛇蚤爲弟。把弟謂把兄曰。我蹦跳自由。捉摸不易。擇肥而噬。隨遇而啖。何等快活。那像你。顛預成性。疲軟爲形。置喙不出一身。送終難逃。兩指樂趣毫無。虱子說。你不聞不見。偃僕身軀。逐猫隨犬。東跳西馳。人身之妙處。未克全嘗。箇中之滋味。豈能領會。蛇蚤說。你說的却好。不知人身何處最妙。虱曰。惟有

胖婦陰處。不毛之地。豐潤肥美。異味滋醇。蛇蚤說。你何不挈我前去。虱兄將把弟引到婦人陰旁。大啖不已。恰巧有人行房。那話挺然直入。將把弟一頂帶入無底洞。府把弟只覺天昏地暗。熱氣薰蒸。殊覺慙悶。良久。那話又將把弟帶出。渾身濡溼。熱汗淋漓。見了虱兄。告之曰。蒙你指引妙處。其味甚美。不想來一莽撞和尚。把我帶入紅門寺中。天日不見。可恨和尚發酒瘋。還了席。吐了我一身稀飯。

孝廉方正

孝廉方正。為我朝曠典。如今竟有夤緣奔競而得者。有人嘲之曰。何謂孝。適得母親上了吊。何謂廉。每月常放二分錢。何謂方。渾身都是楊梅瘡。何謂正。了頭老婆沒乾淨。

嘲時事

近今時事顛倒。竟有全非而以為是者。曰。撰數語以嘲之。京官窮的如此之濶。外官貪的如此之廉。鴉片斷的如此之多。私鑄禁的如此之廣。武官敗的如此之勝。大吏私的如此之公。舌鋒犀利。造語亦苛。

斗銘

日用各物以斗名者甚多。都中挾優者亦謂之斗。且謂之老斗。不知何所取意。蓋挾優之斗。人類不同。日用之斗。情形各異。今將日用之斗。撰以斗銘。竟有與挾優之斗相肖者。錄之以博一笑。

旗杆斗。比做濶極窮老斗。高高乎妄自尊。空空兮窮措大。望之不可及。育名而無實。

盪糟糠

熨衣斗。此跟官老斗。有錢熱斗。執熱怕涼。吹噓用人。浮躁飛揚。

烏烟斗。比愛吹敗虛老斗。滿腹盡屎。一竅不通。烏烟瘴氣。執迷一生。

香斗。比喫鑊邊老斗。紙糊老斗。滿腹盡灰。愛吃鑊邊口。是心非。

門上斗。比下等老斗。叫下等相公。抱關小吏。既卑且汙。左右並肩。鬱壘神荼。

魁星斗。比窮舉人老斗。甫掇一第。暫借文光。空空妙手。

傀儡戲場。

墨綫斗。比各部繼承老斗。腹有墨滿。吐絲抽毫。要人牽引。不拔一毛。

枕斗。比窮老斗。本不像斗。亦要敗虛。淋漓有限。點點滴滴。

剃頭擔上斗。比應試舉子老斗。頭戴金頂。東走西跑。局面不大。眼孔更小。

生員對

一生弱冠遊庠。不循矩度。學官示以句曰。賂錢。喫酒。養

四言金 卷一
婆娘二者備矣。生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

上下倒置

閻王命鬼卒拘烟花妓女教書先生到案。王見妓女判之曰：水性烟花，廉恥不顧，流毒人間，割他陰戶。見先生判之曰：奸爲人師，妄施教誨，誤盡蒼生，割他鼻嘴。小鬼遂將二人之物割下。時值閻王有要事退堂，二人見左右無人，商之曰：我兩人何不趁此時逃走？忙將原割之物各捨其一。安上就跑，誰知安錯了。先生安上妓女屎，妓女安上先生嘴，上下倒置，逃回陽間。閻王事畢，知二

人在逃，令小鬼速到陽世訪拿。小鬼來在先生書房，見先生蠅着妓女屎在那教書，來生媚家見妓女夾着先生嘴在那挨肉。

待詔追影

一待詔驟富，新造祠堂，請丹青追影。畫士問用何顏色。答曰：何樣貴，用何色。畫士想顏料最貴者，金藍乃畫一金眼藍臉者，餘皆點綴完備。待詔非惟不知，反覺甚潤也。懸掛祠堂，請本族老幼齊來上祭，俎豆馨香，正當祭神如在之時，眾娃娃看見影放聲大哭，眾問爲何哭。答

曰畫士將剃頭擔子。畫在影上。娃娃怕剃頭。因此哭。

夢擲骰子

有一老翁納一少妾。甚為得意。夜間作一夢。夢見在鼓上擲骰子。次日請人圓夢。人說此夢大吉。鼓上擲骰子。乃多子之兆。而且有聲有色。定主吉祥。又一人說此夢圓錯了。依我看此夢恐怕你這把老骨頭早晚斷送這片皮上。

陰陽學台

東家延師課讀。惟恐先生學問不佳。固之學師。學師云。

我學中秀才固多通品。甚少。若欲延請學中秀才。非設法試之。不能知其胸中學問。延師者曰。請問如何試之。答曰。必須備一席。擇其佳者。請幾人。俟入坐後。正在酣飲之際。暗使人報曰。明日學台下馬。坐中秀才必然恐懼。如有不怕者。其學問必佳。延之課讀。定能勝任。延師者從其計。擇請秀才四五人。設席款待。酒至數巡。忽有人報曰。學台明日下馬。只見眾秀才。有驚惶失措者。有目怔口呆者。惟有一秀才。懼色毫無。寂然不動。延師者曰。此真我師也。進前細看此人。已氣絕身亡。死者親屬

閩之欲以恐嚇致命訟之官。延師者大恐。求救於學師。學師曰：千萬不可動也。屍身我自起死回生之術。速令人在死者面前大聲呼曰：陰間學台下馬。死秀才遂活。

鬼挑擔

鍾馗最愛喫鬼肉。到了壽誕之期。其妹送他壽禮。禮單上寫云：酒一罈。鬼兩箇。送與哥哥。隨意樂哥哥。若嫌禮物少。連挑擔的是。三箇鍾馗命左右將三鬼一並送入廚房。令庖人烹之。二鬼謂挑擔鬼曰：我兩人在禮單之內。本是壽禮。死而無怨。你却何苦來要挑這擔子。

人清若魚

物之形與人殊。物之性與人同。舉其與人相類者。比而同之。以博一粲。

太太比鯉魚。舉止大方。莊重不佻。最喜醋溜。可惜肉老。姨奶奶比鱧魚。躺下分大立起分小。肉細味鮮。可餐可飽。

通房了頭。比黃花魚。一味溜邊。既美且鮮。名同幼女。秀色可餐。

了頭比鯽魚活潑伶俐。輕盈體態。左右宜人。潔白可愛。奶媽子比太頭魚愈臭愈鮮。鹹可解饑。乳香脚氣二者得兼。

娼妓比河豚魚美而有毒。恰比優娼。只圖適口。豈顧斷腸。

小旦比金魚並肩如玉。尤物移人。擺尾搖頭。暮楚朝秦。軟棚子比刀魚。巨口細腰。其形如刀。江南風味。令人魂消。

暗姑比土鯪魚無顧盼之多姿。非嬌嬈之名妓。傷無目。

之美人。迷多情之浪子。

半掩門比蛤蜊倚門賣俏。忽閉忽開。引人入勝。結彼禍胎。

女金斗比蝦米躡跳躍。江湖生涯。滿身針刺。許人紛擊。

鯉魚討封

皇上打江南圍船。至洋子江心。忽見波浪大作。水中現出一尾金色鯉魚。來討皇封。皇上一見金口玉言。說好一條金龍鯉魚。洋洋得意。回到水晶宮。遇見烏龜烏龜。

說你討了甚麼封來鯉魚說萬歲封我是一條金龍烏龜說我也去討封與波逐浪爬至船頭萬歲一見說這是箇什麼東西忙取弓搭箭一箭正中龜頭烏龜帶箭而逃來至水晶宮鯉魚問曰老王你討了什麼封來烏龜說封倒沒討了來蒙聖恩賞戴花翎鯉魚一看頭上有血說你頭上紅的是什麼烏龜說這是請的二品誥封。

百鳥朝鳳

鳳凰生日百鳥都來朝賀百鳥之中惟仙鶴爲長鶴曰每歲鳳凰壽誕要大家輪流不必紛紛俱往依次派定第一年仙鶴去第二年天鵝去第三年鴨子去第四年錦鷄去第五年鴿子去第六年麻雀去鳳凰嘆曰想不到我的生日一年不如一年我們這飛禽一輩不如一輩了

驗鴨

主人請客酒菜淡薄鴨子瘦而小硬且生客誚之曰我昨日下鄉遇一官相驗乃是一隻死鴨主人曰豈有驗鴨之理客曰親見填寫屍格驗得已死鴨子一隻仰面

面色黃眼閉口開肚腹塌陷兩肩聳兩腿伸項下有刀傷一處寬三分深抵骨骨未損乃係生前挨餓病後發傷身死

家人匾對

一跟官人驟富假充閥閱世家庭前匾對要請名人題寫一名士題曰且白堂對是家居化日光天下人在春風和氣中或問之曰何謂且白堂答曰且白者小且道白未有不自稱奴家者又問對聯則曰兩聯第一字可想而知聞者釋然

捏虱

一人脖子上上虱子用手捏下恐人嫌贖忙擲地曰我當是一個虱子原來不是虱子一人在地檢起譏之曰我當不是虱子原來是一個虱子

問心

六弟兄同居旅店老大登廁見糞坑內有一柿子評之曰是誰的心落在這裏適店東看見亦誤認是心來問老大老大說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黑的不能那樣赤又問老二老二說也不是我的心我的心不在胸中現

在脅下。又問老三。老三說。更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兩個。聯在一處。人人常說我有二心。我何曾是一個心。又問老四。老四說。我的心早已丟了。至今尚未去尋。所謂有放心而不知求者。卽是我。問老五。老五說。我的心早壞了。若不是膽包着早掉了。又問老六。老六說。我生下來。就沒有心。故人常罵我。天生來沒良心。我何曾有過心。

畫影

一老陝驟富。欲畫影像懸之祠堂。託一鄉下人去辦。竟

誤買春册一軸。老陝不知也。到祭祀之期。男婦咸集。老陝打開一看。謂眾人曰。你大家等等。再來咱的祖宗。還在那裏睡覺呢。

萬壽無疆

一老翁壽誕。眾親友恭祝。大家議曰。今日壽筵前。要行萬壽無疆令。無論何事。均要帶一壽字。眾然之。無何。至壽翁家。於是大家請壽翁。擺壽筵。讓壽坐上。壽菜。執壽壺。擎壽杯。斟壽酒。舉壽箸。吃壽肉。豁壽拳。唱壽曲。打壽板。壽者醉。旋聞壽門前。吵壽嘴。打壽槌。連忙叫壽童。到

壽門探壽事。復聞壽童說。壽門外有壽丐。持壽杖。擎壽碗。討壽飯。被壽僕舉壽拳。打壽頭。丐壽傷。閉壽眼。張壽口。伸壽腿。竟壽終。只好請壽翁。報壽官。驗壽屍。買壽木。下壽葬。

龜雀結盟

喜雀與烏龜結盟。喜雀爲弟。烏龜爲兄。把兄謂把弟曰。我二人如此莫逆。我想帶你到水晶宮。看看龍門貝闕。異寶奇珍。喜雀說。我也想帶你到雲霄殿。看看廣寒兜率。月姊嫦娥。烏龜說。你何不先帶我上天。然後我再帶

你下海。喜雀應允。烏龜爬在喜雀背上。喜雀雙翅飛起。偏遇打彈弓的。開弓一彈。正中把兄尊蓋。翻身掉將下來。喜雀不見了。把兄飛到各處找尋。找了半天。忽見把兄掉在烟囪上。四腳懸空。仰頭觀望。上前問曰。把兄受驚。你天也沒有上成。在此空了半日。想必腹中飢餓。烏龜說。我卻不餓。在此雖沒得吃。還有幾口烟過癮。

黃王連宗

江南口音。黃王不分。姓王與姓黃。商之曰。你我兩姓。既屬同音。何不同譜。更覺親睦。黃許之。誰知日久情疎。未

免凶終隙末。一日黃見王誇之曰。你看我頭戴烏紗。腰橫玉帶。身穿補服。足踏方靴。何等威濶。那似你三橫爲姓。全憑一木之支。五大雖尊。人皆恥居其後。妄自尊而窮措大。何得與我抗論。王曰。仰蒙不棄。恭列同宗。足感盛情。然吾兄楚楚衣冠。洵美且都。何不哀多益寡。亦使我。有服彰身乎。黃曰。有無相通。人情之常。然我這紗帽。頭銜所繫。不可假人。我這寶帶。束玉橫金。更難割愛。我這補服。攸關品級。豈可離身。惟有這雙靴兒。願奉送足下。穿起來。上下相襯。名姓相符。萬毋見却。

像人不像人

新官到任。飭差人拏像人。不像人的到案。差人爲難。回家商之妻子。妻曰。這有何難。你將猴子與他穿戴衣冠。送至署中。你就說把像人。不像人的帶到。頗好錯差。夫如其言。將猴子扮好。牽去見官。官大喜。賞果子與猴子。喫極其馴順。官見猴子可愛。令人領到席前。叫他喫酒。誰知那猴子。喫了酒。野性發。在席前。揪了帽子。撕了衣服。亂跳亂啼。官罵之曰。你這不講禮的東西。未喫酒的時候。到這像人。喫了酒。連人都不像了。

二匠驟富

兄鐵匠弟皮匠。一旦驟富。堂構煥然一新。要求名人題額。欲揜其出身之賤。一名士題其兄之匾曰：「西堂弟之匾曰：「甲乙堂。各人懸掛中堂。自鳴得意。或告之曰：「此兩匾大有講究。弟詰之。答曰：「二匾皆像形也。二西者一西立看。頗似砧子。一西橫看。頗似風箱。乃令兄應用之。要物也。甲乙者。甲似剛錐。乙似皮刀。又為足下必須之利器也。

蒼蠅結拜

麻蒼蠅與青蒼蠅結為弟兄。青蒼蠅引麻蒼蠅到一酒席筵前。麻蒼蠅恣意喫喝。連頭都不抬。被小廝捉住。將竹籤插在屁股內。用銀硃將蠅頭塗紅。遞燈草叫他耍棍。大半日纔得脫身。遇見青蒼蠅。哭訴曰：「蒙你挈帶。頂已換紅喫也。儘有就是屁股疼的利害。

念書

一少年落夜船。有人挨至身邊。將陽物撞入臀眼內。少年駭問何為。答曰：「人多擠進去了。又問為何只管亂動。答曰：「他生來就愛搖晃。少年曰：「愛搖晃。想來是一個念

問字

一和尚問秀才曰禿字如何寫。答曰：不過我的馬鞭管過來就是了。和尚說：因何要彎？答曰：好打你的禿屨。一太爺問書辦曰：犬字如何寫？答曰：太爺的卵子挪在肩頭就是了。太爺說：為何要挪？答曰：太爺的卵子六親不認，挪在肩頭，免得惹禍。

嘲土娼

一南客嘲北方土娼曰：門前一陣車馬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綿襖綿裙綿袴子，膀水那裏有春風初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脆鑽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黃昏後，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社章娘。蓮船盈尺裝高底，酸醜那裏有春嬌一掬。描弓樣塗來白粉似冬瓜，妝睜那裏有蛾眉淡掃翠凝妝。舉杯定吃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髮髻高尺二，蠻娘那裏有斜簪雲髻巧梳粧。行雲行雨在何方，土炕那裏有鴛鴦夜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聞洋烟

嫖客愛潔之極。妓女百般情趣。尚多憎嫌。妓將陰戶用
百花薰香。嫖客揭被一聞。乾香透鼻。美不可言。乃大駭。
曰。原來是一個聞薰烟的朋友。又望下聞。聞到極妙之
處。其味又酸又辣。恍然曰。敢情還是一個聞洋烟的老
官。

搭拉酥

一妓頗有姿色。人皆呼之曰挨挨酥。一鬪客輕財重色。
携于金來。嫖妓貪其財。百般情趣。假意慇懃。並許以從

良之語。鬪客溺而愛之。却金殆盡。忽接家信。催其回家。
妓聞之。臥床痛哭。作難捨之狀。鬪客更加迷戀。竟至囊
空如洗。乃白付曰。我說要走。他立刻就哭。哭的眼紅流
泪。我想就是要哭。何至如此之速。其中必有緣故。伺妓
出房。遍尋別無他物。惟褥下有一紙包。開看却是狼好
洋煙。乃妓假哭。拭目所用也。鬪客以鍋煤易之。妓進房。
鬪客假說要走。妓如前臥床。將鍋煤抹之。揉成兩隻黑
眼。鬪客曰。我有錢。你款顏相待。我無錢。你烏眼相看。妓
知誤。抹連忙洗淨。重施脂粉。再整雲鬟。感覺艷麗。鬪客

仍執迷不悟與妓曰我今日于金已盡你會說嫁我之言何不即時成就妓曰此事必須與媽媽相商妓商之鴉兒搗曰可然我家全仗你一人養膳必須與我再掙一年闕客一聞此言欲走不捨欲留無錢甚覺爲難妓曰何難之有你且在我家暫爲幫忙客來我去相伴客走與你同眠與從良何異闕客應允妓曰你既願在我家必須起一別名方好呼喚我兩人既是夫妻我叫挨酥你名搭拉蘇甚妥闕客始而嫖繼而撈終穿綠道袍一日院中來一潤少携萬金來嫖妓棄舊迎新百般

強出頭

貼繒而搭拉蘇亦雅意慇懃潤少見其和藹拉他側坐相陪潤少曰今日席前我們以聯句爲令我先說第一句曰傾國傾城世所無妓曰賤人全仗貴人扶潤少曰用盡萬金何足惜闕客曰明年一對搭拉酥

蟬與黃鳥蝴蝶烏龜蜜蜂結爲兄弟設筵同席共飲

日我出一令每人說俗語兩句要切己目警之言眾皆

樂從蟬曰金風未動蟬先覺暗算無常死不知蝴蝶曰願從花下死作鬼也風流黃鳥說人爲財死烏爲食亡

蜜蜂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一生辛苦爲誰忙。賺了烏龜。一時說不出。急得把頭望外長伸。可巧被玩童看見。拾磚打中龜頭。烏龜把脖子望回一縮。說我有了俗語了。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捉鬼

玉皇命鍾馗至陽世捉鬼。鍾馗領旨帶領鬼卒。到下界仗劍捉之。誰知陽世之鬼比陰間多。而且兇。眾鬼見鍾馗來捉。那冒失鬼上前奪劍。伶俐鬼搬腿抽腰。討賤鬼拉靴摘帽。下在鬼解帶脫袍。無二鬼撒髮掠鬚。命鬼

竊劍偷刀。淘氣鬼擺鼻剌眼。酸臉鬼睜眼。醉鬼跌倒身上。色鬼雙手抱牢。這鍾馗有法無法。眾惡鬼既號且吼。鍾馗正在爲難。忽見一胖大和尚。皤皤大腹。嬉嬉而來。將鍾馗扶起。說伏魔將軍爲何這樣狼狽。鍾馗說想不到陽世之鬼如此難捉。和尚說不妨等我替你捉來。這和尚見了眾鬼。呵呵大笑。張巨口。咽喉一聲。把眾鬼全吞在腹內。鍾馗大驚。說師傅實在神通廣大。和尚說你不知道。這等孽鬼。世上最多也。合他論不得道理。講不得人情。只用大肚皮裝了就是了。

口鼻相諧

相公見了。戲之曰。了頭了。笑口又口。如此其他。了頭亦戲之曰。相公相鼻子。笑鼻且然而况。相公曰。我這而况。要與你。那其他見一面。何如了頭曰。可而况與其他。一見如故。竟成莫逆之交。相公說而况與其他。已經且然如此了。這笑鼻與又口。何不也令他到一處了。頭曰。可相公把鼻子。放在了頭口內了。頭問曰。相公鼻子。在我口內。聞一聞有什麼味。相公說是臊的。了頭說口如何臊。相公曰。是愛罵人罵的。相公問曰。你的口。放着我

的鼻子。你一嘗是什麼味了。頭說是辣的。相公曰。鼻因何辣了。頭曰。是聞鼻烟聞的。

耳語

呂新吾先生云。天下事無不可對人言。若不可對人言。其事可知也。士大夫磊落光明。正言讜論。侃侃而談。無所謂耳語者。近今世風日澆。竟有賓客宴會之際。每每攜方離坐。另覓無人之處。其咕躡小語。宛似女兒挽頭交頭。一如伉儷。良可慨也。然世間亦有應耳語之人。更有應私語之事。譬如優伶。一見相知。百般親密。左右並

肩。攜手言私。此應耳語之人也。譬如偷情月下。星前。夜半私語。香口密約。惟恐人知。此應私語之事也。試問喜耳語者。果其人乎。果其事乎。子曰不然。

酒品

人事皆有品。惟酒品不一。花間月下。曲水流觴。一杯輕醉。酒入詩腸。此之謂儒飲。如雅人蘊藉。一般。二三良友。月夕花晨。名姝四座。低唱淺斟。此之謂仙飲。如瑤池醉月。一般。禮席豐筵。繁文縟節。終日拘攣。惟恐僭越。此之謂囚飲。如拘禁罪囚。一般。杯不厭大。酒要滿斟。拚籌呼

馬。大肆。鯨吞。此之謂驢飲。如行路渴驢。一般。冠袍帶履。坐分昭穆。讓者舉杯。納身軌物。此之謂莊飲。如衣冠飲。莽一般。倒地漫罵。嘔噦成渠。僵臥不醒。人事不知。此之謂尸飲。如餓葶倒臥。一般。友人田飲。詩曰。邛酒香甜。魚稻肥。幾人暢飲。到斜暉。天寬地闊。知何有。家家扶得醉人歸。此又飲中逸品。

鼻頭官

南方稱奴為鼻頭。一僕人既富。以貲得官。嘗乘四轎。出入人皆惡之。一日赴友人家飲宴。客謂之曰。昨日聞官

獲巨盜。乃是一怪身長數十丈。腰大百餘圍。截其頭。亦重數千觔。碎之。而後能擡也。僕曰。那有此事。客曰。只一個鼻頭。亦用四人擡之。僕遂不終席而去。

題真

一秀才善譏諢。一老翁寫真。乞題秀才題畫工精彩。老貌堂皇。烏巾白髮。龜雀呈祥。老翁大喜。後有讀之者曰。橫讀則畫老烏龜也。老翁毀之。有隸卒乞書門聯。秀才書其左曰。英雄石曰。豪傑隸卒大喜。具酒饌。乞卒成之。遂書曰。英雄手執。猶竹板豪傑頭帶。野雞毛隸。含怒。秀才後因談譏。黜儒爲吏。作口占自嘲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絳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

吳烏龜

有捐二品誥封者。戴朝帽。穿朝裙。著披肩。在衣鏡中自照。徘徊顧影。得意洋洋。指謂其妻曰。你看鏡中是誰。夫人曰。是一隻仙鶴。夫曰。如何是鶴。答曰。鶴有紅頂。一品之兆。夫甚喜。將紅頂帽摘下。指謂夫人曰。鏡中又是誰。夫人曰。是一個吳烏龜。夫大怒。夫人曰。你看鏡中。腰裏

重裙。肩飛雙邊光頭縮頸身。匾體圓不是烏龜是什麼。夫曰。因何說臭。答曰。天下物惟銅最臭。頭銜乃銅錢所捐。謂之臭也不亦宜乎。

聞鼻烟

京中聞薰烟有極量大者。每日非一二兩不能過癮。竟有往舖內裝烟。把腦袋躺在櫃台上。謂賣煙者曰。你給我一個鼻子。眼裏裝一包。雖是笑談。却是實事。有一婦人。夏日晝寢。呼之不醒。一輕薄人。戲將烟壺納入房中。而去。婦醒。掏出烟壺一看。却是一個滾熱的套紅烟壺。

一面聞烟。一面大罵不已。隣姬勸之曰。此事甚醜。娘子不必聲張。白得一個套紅烟壺。豈不甚妙。婦曰。不是這樣說。此番塞進套紅烟壺去。若是不罵。以後我這鼻子眼裏。連套藍套綠套五彩。一齊都塞進來了。那還了得。

拜把子

幼女見兩狗相牽。問母曰。好好兩隻大。為何聯攏在一處。母曰。他們在那裏拜把子。女搖首曰。不是。母曰。怎見得不是。女曰。拜把子。或是手拉手。頭對頭。沒見過屁股對屁股的。母曰。你不曉得。如今拜把子。全仗後勁兒大。

更要有拉扯。若是沒拉扯。你東我西。誰還認得誰。

木雕泥塑

一道士與婦人私。正行事。忽聞其夫叩門。老道慌甚。棄頭上道冠。在床而去。夫上床。摸着道冠。一看。乃木雕空殼。中嵌泥塑小人。問曰。此物從何而來。妻曰。我是下身常用的套子。夫曰。泥塑小人。嵌在木雕空殼之中。明明是一個道冠。何能抵賴。妻曰。臭烏龜。你不要狐疑了。如今。的冠。喚做那個。不是木雕空殼。那個。不是泥塑小人。虛有其表。

一尼僧到施主人家化緣。天氣暑熱。見老爺赤條條。睡在醉翁床上。露出陽物。豐偉異常。尼進內。對太太點頭。讚曰。你老人家。幾世修來的。如此享受。太太說。阿彌陀佛。你只見他外觀有耀。你不知他虛有其表。若有事用他之時。畏蕙不前。連一點主腔骨兒。都沒有。不過是一個最滑的官罷了。

代庖

一富翁六旬無子。姬妾雖多。實因才力不及之故。友勸之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蠃且然。何況於人。老兄何

不覓一強幹有爲之人暗中代庖既可藏拙又可息力
並可坐享其成若生子猶勝於螟蛉也翁然之卽託其
友爲之斡旋友覓一禿頭隻眼之人代之事畢翁見而
怪之曰你因何我一六根不全之人卽有子亦非我族
類也立飭其妾擠而出之誰知用力太猛精尿一齊擠
出流入溝內冲出一箇耗子來翁悔之曰想不到此人
有這樣好種竟是一箇反穿灰鼠獬子的先生少頃又
爬出一箇烏龜來翁又轉悔爲喜曰虧得有此一齊敢
情是一箇披甲兵丁

嘲武弁

一補碗一待詔同宿旅店補碗見寺註筆輕欲調戲之
呼其同牀來睡待詔乃自忖曰隣氛不靖豈宜辦防遂
將剃刀夾在鬢內以防隘口補碗首原欲奮勇向前因
想敵人必有準備亦將補碗所用之鐵帽套在龜頭之
上以備不虞待詔見敵臨切近乃大聲呼曰少出前進
我帶之不呼補碗亦隨聲應曰不怕我戴之盔

怕考生員

秀才怕歲考。一聞學臺下馬。驚惶失色。往接學臺。見轎夫怨之曰。轎夫奴才。轎夫奴才。你爲何把一個學臺抬了來嚇的我魂飛天外。那一世我作轎夫。你作秀才。我也把學臺給你抬了來。看你魂兒在不在。

伶兒

一翁富而不仁。老而無子。常在神前獻戲。虔求生子。夢神告之曰。爾刻薄成家。理應絕嗣。念汝一片志誠。賜汝一子。後果生子。因唱戲而生。卽名之曰伶兒。及長大有

瘋疾每發必須唱戲。戲作則病止。戲止則病發。老夫婦
溺愛情深。只得日事聲歌。仰承色笑而已。孰知卜其書
未卜其夜。忽於夜間。其瘋大發。兩夫妻驚惶失措。乃安
慰其子。曰。夜半無處覓戲。我二人作戲你看。於是脫衣
上牀。翻雲覆雨。倒鳳顛鸞。真是聚精會神。有聲有色之
戲場也。其子呼且罵曰。我不看這箇戲。我要看那箇戲。
這箇戲無行頭。無鑼鼓。我不看其父一聞此言大怒。說
你這娃娃也太豈有此理了。皆因夜間沒得戲。我二人
纔作這箇戲。你不看這箇戲。要看那箇戲。那箇戲乃是
求你之戲。這箇戲乃是生你之戲。我二人當初如不看
這箇戲。你如今還看不見那箇戲呢。

謝媳

一翁偷媳。媳不從而訴於姑。姑曰。這老烏龜很像他的
老子。都有這個毛病。媳知是世襲。從之事畢。翁與媳曰。
多謝娘子美情。媳曰。爹爹休得如此客氣。自己家裡現
成的東西。又不費事。那裡謝得許多。

水酒詩

夫婦造水酒出賣。沽酒者與賣酒者作問答詩一首。頌

可解頤夫問妻曰天一生來竟若何妻答曰蓬中壬癸已調和沽酒者曰有錢不買金生麗賣酒者曰前面青山綠更多

看上了

一婦人訴其夫曰隔壁老三他常常看我夫曰理他作甚婦人曰我今日對你說你不在意以後被他看上了却與我不相干

利水學臺

秀才娘子把娃娃撒尿良久不撒嚇之曰學臺來了娃

娃立刻撒尿秀才問其故答曰我見你們秀才一聽學臺下馬嚇的屎尿齊出以此知之秀才嘆曰想不到這娃娃能承父志克紹書香更想不到這學臺善利小水能通二便

半魯

把弟兄善詼諧把兄具帖請把弟吃酒上寫某日某時半魯候敘把弟看帖不解所謂至日赴約棹上只有魚一盤至終席別無他菜把弟曰不識倘有別味否把兄曰帖上寫明半魯候敘魚者魯之半也照帖治席夫復

何求把弟嘖然而去。翌日把弟請把兄亦寫半魯候敘。把兄赴約。只見院中設擺棹椅棹上毫無一物。讓坐後。但見赤日當空。曬不可當。把弟謂把兄曰。今日拜領厚賜。因何酒菜俱無。卽半魯之魚亦我所欲也。把弟曰。你昨日用的是上半魯。我今日用的是下半魯。上半魯魚也。下半魯日也。吾兄自好曬曬日頭罷。

厚臉鬼

一師設帳課徒。一夕談文燈下。忽見疎檮中有鬼探首而入。窺其面。初如箕。繼如釜。後更大如車輪。眉如箒眼如鏡。兩頤高厚有尺許。堆積俗塵五斗餘。師晚微笑取所著之書示之曰。汝識字否。鬼不語。師曰。既不識字。何必裝此大面孔在人前說大話。以指彈其面。響如敗革。若無骨者。因大笑曰。臉皮如此之厚。無怪汝無羞恥。不省人事也。鬼大慙。頓小如豆。師顧弟子曰。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必有大本領。却是一無面目之人耳。取佩刀砍之。鏗然墮地。拾視之。乃一枚小錢。石道人曰。倉頡造字而鬼哭。周景鑄錢而鬼笑。鬼之不識字而愛錢。其天性也。迺有識字而亦愛錢者。吾不測其是何厲鬼。裝何

唯言錄
卷下
三六
面目也。

犬識字

一塾師蓄一小犬。性甚靈。名進寶。終日不出書室。置案頭。見讀書。輒注目凝想。若有所得。師奇之。戲書進寶不許入塾。六字粘座隅。犬審視良久。垂首喪氣而出。永不入。師益奇之。增其名曰慧兒。犬搖尾踴躍。猶假名士之愛呼表字也。犬自識字後。頗敦品。偶出遊。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剩炙。蹴而與之。怒目不顧而去。後塾師病篤。犬忽發狂。見藍縷者。歡迎見鮮衣者。狂吠。師曰。積怪成癡。疇士類然。然反常。恐取禍矣。後為東鄰子。吹以竹弓而斃。師歎曰。犬敦品識字。猶不得終其天年。反不如不識字喪品者。之得以保全狗命也。諺云。庸庸多厚福。其此之謂與。

牛聯宗

牛郎以金錢萬緡。載牛背。送斗牛宮。交納。牛忽逃逸。下界。自顧形穢。不堪震俗。因思背上物頗多。不難連宗華族。夸耀鄉里。遂往東海。謁麒麟。告以意。麟曰。子之角。子之趾。公子公族。豈汝觸牆蠶物。能溷我公類乎。叱之去。

又詣西域青獅子未及通謁獅見其狀醜劣不堪大聲一吼遺糞滿地逃之荒野無所適從忽憶蘆山長耳公有同車之誼往求之長耳公曰南山有金錢豹者雖託名霧隱却廣交遊僕願爲介遂同詣南山長耳公見金錢豹道牛之誠稱牛之可豹初拒之繼見其背上物笑曰相君之背尙可聯宗且我家所以稱豹變者亦因背上有金錢文耳若雖無文尙可以人力爲之取其金錢分皮上毛編成文亡何異色斑斕金光閃爍迥異常牛與貴郎納官捐職頓換頭銜者無異焉長耳公熟視笑曰一破慳囊便成俊物卽介葛盧來亦聞聲莫辨矣遂別去豹自此引爲同譜而牛亦掉尾自雄未匝旬金錢盡脫皮毛如舊豹怒曰如此醜態玷我華宗噴逐之牛狂窘無措仍投斗牛宮來牛郎以鞭捶其背詰其金錢何在牛具以告牛郎曰蠢哉畜類若輩所願與汝聯宗者緣汝有金錢耳一旦錢盡豈肯引泥塗中物爲祖若父之異子孫哉索其鼻繫諸牢後人遂以牢名

貧變類

窮人借債

時值歲暮。一窮人告貸無門。或誑之曰。貴武廟前。哼哈二帥有錢。何不前去央借。窮人信以為實。竟來至廟前。見二帥而求之曰。你二位戎妝華麗。氣象光昌。將到年三十。敢在門前站。要有錢。可知二帥曰。我兩人給人看大門。晝夜哼哈。大不如意。連一條冷板橙。都沒錢買。那裏還有錢借給你。你何不與後面四金剛商之。窮人來至二層殿。與四金剛施禮。說你四位好高興。呵。彈唱的。

彈唱玩耍的玩耍想必年事已過去了。望四位稍分餘資救我眉急。四金剛說你打量我們在此開心呢。一個彈琵琶要小錢。一個打着傘各處借帳。他二人一個耍蛇。一個把花胡哨。打把式斂錢。那有分文借你。你望後邊張羅去罷。望後又走。看見彌勒佛上前打躬說你老人家。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心膺體胖。大肚無憂。不必說年下事早清楚了。拜求通融一二。彌勒佛說你何苦我。我你看我十冬臘月光着頭。連帽子都買不起。披着一件單衫。胸露懷連。一個鬼肚也無處借。你還說我笑。

呢我是涼的。毗之牙打勁兒呢。快往別處去罷。窮人又走至後殿。見兩旁一邊是馬王。一邊是玄壇。來至玄壇面前。說黑老官你老人家。大年下的騎着虎玩耍。想必帳已還清。求你資助資助。玄壇說我乃騎虎之勢。正在這裏爲難。那有錢資助你。窮人說你老人家把老虎借我騎幾天。嚇一嚇帳主也好。玄壇說我離了這虎才步難行。你別攬我。快別處去罷。窮人又來到馬王面前。求之曰你老人家。三隻眼認得人必多。總管天下馬號。出息必大。何不借錢我用。馬王說你那知如今馬號並

不養馬額設馬乾銀兩。尅扣入已。我有什麼出息。若論
我三隻眼。買起眼鏡來。比你們多用一半價錢呢。不要
饒舌。快給我走開。窮人又來至大殿。見真武大帝叩首
曰。你老人家金身整肅。赫濯聲威。爲一廟之主。求大發
慈悲。賞借一用。真武曰。你疑我有錢麼。你看我披散頭
髮。連打辮子的錢都沒有。在這裏手執寶劍。專等帳主
拚命。焉有錢借與你。你與我兩個跟班的。通融去罷。窮
人來蛇帥前拜而求之。蛇帥曰。你看不得我這一身花
柏兒。不過是一層遮羞皮。天天到處出溜。我鑽的窟窿。

我知道。現在冬寒時冷。我還光洞洞呢。窮人又求其轉
央龜帥。蛇帥說。更不必去。那烏龜欠帳更多。連點閑事
都不管。縮着脖子在那裏躲帳。白白饒舌。更不必去借。

兩人同嫖。

有一販磁器客人。在院中嫖。流連忘返。把一船磁器全
花在院中。甚至流落娼家。暫住草房。又一販螺子峽客。
亦在此處來嫖。把幾十匹螺子也花在此處。竟至不能
還家。鴟兒見其財盡。欲逐之。老陝大怒。說咱的幾十匹
螺子都幹進去了。你要攬咱二人。吵鬧不休。磁器客一

門此言出草房大聲呼曰老陝大哥你把幾十四驢子
幹了進去千萬別砸碎了。我那一船磁器家伙。

偷兒賣杏

男女行房夫嫌妻吻太大欲將兩那塞入以實之。納左
則右出。納右則左出。正在兼塞並納之際適有兩賊挖
洞鑽入。聽床土有人說話問兩箇都進來沒自。答曰兩
箇都進來了。兩賊知人已覺一個先爬出洞外一個又
聽床上說一個又出去了一個還在裏頭。兩賊大驚連
忙逃走。相謂曰此家莫非是神仙不然何以知我們暗
中行藏。次日兩賊扮作賣杏兒來此家訪查。夫妻正在
門前婦人把賣杏兒的叫到跟前把杏兒抓起兩個問
夫曰這兩箇像昨夜那兩個不像。二人一聞此言說着
心病不顧杏兒飛奔而逃。

脫褲

男子專好嫖賭。婦人少喫無穿。到冬天婦人單隨單衫。
男人輸了將婦人單衫拏了去賭。婦人赤身露體被隣
居老太太看見說大妹子因何單寒至此。婦人說不好
提起只剩這一件布衫。又被那天殺的扒了賭去了。老

口言金
三十四
太太說你這條褲子。千萬不可脫給他。露出下體。甚不好看。婦人說你老人家自管放心。要了我的命。我也不脫。到了晚間。男人回家。垂頭嘆氣。果然把布衫輸了。到晚上床。假意要與婦人雲雨。婦人說你窮的如此。有何高興。男人一定不肯。婦人無奈。只得脫了褲子。男人並不行房。擎起褲子。就跑。婦人赤身氣的大哭。隣居老太太又過來相勸。見婦人褲子也沒了。問他為何啼哭。婦人說。褲子又被男人擎了去了。老太太說。我屬附過你。你就不該脫給他。婦人說。我原是不肯脫給他。真個的。

老太太我爲甚麼脫給他。

船家交運

人若交了好運。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有一舟子。捕魚爲業。半生落魄。忽然交了好運。一日獨坐船頭。思欲飲酒。忽見中流有鴨子一隻。負酒一壺而至。舟子連忙將鴨酒。攜上船來。果是一壺清香美酒。自斟自飲。頗覺高興。然有酒無肴。殊覺無味。正思想間。細看那鴨子。竟是一隻燒鴨。頗可下酒。撕而食之。肥甘適口。遂將鴨子用畢。忽又想起。明日有要債應償。非二兩不可。復又躊躇。再

四言金 卷一 三三
細看那鴨子。兩隻眼睛。乃是兩顆滴珠。挖下來。正符還債之數。

千金子

千金子驕人曰。我富有千金。你何不奉承我。貧者曰。你有千金。與我何干。我何必奉承你。富者曰。我分一半與你。你該奉承我了。貧者曰。你只千金。你留五百。給我五百。我與你是一樣。又何奉承之有。富者曰。我悉數盡送於你。你難到還不奉承我嗎。貧者曰。你失千金。而我得之。你又當奉承我。我更不必奉承你。

十萬富

十萬富謂貧人曰。我富有十萬。你知之否。貧人曰。我也。有十萬。何足爲奇。富者曰。汝之十萬。在於何處。貧者曰。你平素有了不肯用。我要用沒得用。還不是一樣。

紙糊褲子

京城人好嫖。土娼流連忘返。竟至資財蕩盡。衣食不周。甚至流落娼家。幫閑度日。老鴇念其在院中揮霍多金。不忍驅逐。又因天氣寒冷。無卒歲之衣。勸之曰。你如此藍縷。何不進城。我親友告幫。添補添補衣服也好。嫖客

西遊記 卷下 三十一
曰你看我這樣子。連褲子都沒有。有何臉進城。老鴇說。何不用皮紙糊一條褲子穿上。白要遮體。頗可去得。嫖客應允。老鴇用皮紙照褲子樣剪好。糊裱妥貼。叫他穿上出門而去。娼家離城尚遠。行至中途。偏要出恭。嫖客着急曰。我穿的是紙褲子。如何出得恭。只好脫下來。出完恭再穿。忙將褲子脫下。用磚頭壓好。忽然一陣旋風。把紙褲子刮上天去了。嫖客仰天長嘆。說褲子上了天了。如何進得城。只好仍回院中。再作計較。赤條條回到娼家。見外門半掩。房門已關。就知有人來嫖。窮心未退。

色心又起。輕輕至窗前竊聽。正值房中雲雨。聽姑娘說。掌櫃的你舒服不舒服。掌櫃的說。我怎麼不舒服。姑娘說。你到底怎麼舒服。掌櫃的說。我自舒服到雲兒裏去了。窗外竊聽之嫖客。忘其所以。用手拍窗大呼曰。掌櫃的。掌櫃的。你舒服到雲兒裏去。你可瞧見我的紙褲子沒有。

弟兄躲帳

把弟兄均欠債最多。追呼甚急。無處躲避。二人溜出城來。行至河邊。見水凍成冰。可以踏冰而過。二人走到河

心把兄要在冰上解手。誰知尿執把冰冲了一箇窟窿。把兄說把弟呀。我們叫帳逼的如此利害。我恨不得鑽在那冰窟窿裏頭去躲。一躲誰知冰底下有一烏龜。有一鯉魚在水面閑遊。只聽冰上有人說帳利害。要鑽冰窟窿。烏龜害怕說老李呀。我要有冰窟窿鑽出頭去看。一看到底這箇帳是甚麼東西。烏龜伸出頭一看。被把兄一把抓住龜頭。就往上扯。誰知龜頭又大又滑。抓不住。逃下水去了。烏龜趕上鯉魚。了不得。好利害帳。要不是我的肩膀兒。見早叫帳王。把我這圓掉面端去了。

窮人娶親

一窮人娶親。一切喜事所用無一不是賒借而來。對新人曰。我爲你多方設措。費盡苦心。今日見面。要與你暢所欲爲。方酬我艱難辛苦。於是攜手上床。寬衣正要雲雨。忽聽有人叫門。披衣下床。出來一問。那是討首飾錢的。答以明日再來。關門上床。正欲行事。門外又有人來叫。趕緊下床到門前。一問。說是討酒席錢的。答以改日送去。又關門上床。剛要動手。又聽見叩門。窮人把婦人望旁邊一推。大怒曰。我不想接了一箇婦人。倒像摸著

一箇帳主。

新立行規

一山東人愛嫖。土娼妓女惡其力大身沉。拒而不納。山東人情不可遏。央求撈毛的。方便方便。撈毛的說。我們新立行規。除官價一百二十文之外。如幹事時。定勾兒一動。加錢二十事。畢照數加算。山東人情急。姑且應允。撈毛的帶入房中。山東兒就炕沿抄起。就幹撈毛的。在旁掣算盤計數。等之許久。山東兒一動也不動。撈毛的大怒說。你別來攪我的生意。掣算盤在勾子上就打。山東人爬起。哭訴曰。我甚願意動。也不是不能動。實在不敢動。可憐我就帶了一百二十文。

窮人過賊

兩夫婦甚窮。朝不謀夕。竟至斷爨。婦謂夫曰。我兩人腹內無食。身上無衣。何不賒壺酒來。雖不能充饑。亦可以禦寒。夫出門賒酒而歸。至晚夫婦枵腹同飲。婦人大醉。家中只有綿絮一條。婦人扯去白蓋。男人甚冷。不得已。掣半箇破缸。覆在身上。枕瓦而眠。將要睡着。有賊撬門而入。窮人曰。我們窮得如此。你還來偷。順手用所枕之

瓦打去。賊呼痛而逃。窮人曰便宜了你。我是用枕頭打你。若要被子打你。早要了你的命了。

窮鬼借債

有人極窮。餓不怕。餓死不喫飯。人皆呼之爲齋尅鬼。一人極命窮。賸一文錢。必要花完。纔睡的。着覺人皆呼之爲窮命鬼。這日窮命鬼找齋尅鬼借錢。齋尅鬼說你命小福薄。連一文錢都拏不住。若借給你。怕你福薄災生。人錢並盡。窮命鬼說你只管借給我。我擰節着用。齋尅鬼說我說一個笑話。你聽有一人極吝。豈止一毛不

拔。連肚內的屎。都要屙在家裏。日將要遠行。恐途中出恭。豈不白丟了一泡大糞。莫若帶了狗去。以防意外之虞。遂將家中狗帶之同行。行至半路。忽然要出恭。其人嘆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恐人于虛。必有一得。其此之謂乎。於是出了恭。那狗果然喫了。不料喫了之後。那狗也要出恭。其人指狗罵曰。沒造化的畜生。真是鼠肚雞腸。你連一泡屎都擎受不起。你還借的是什麼錢。

魂作潤

一人最喜作潤。而家甚窮。客至無人送茶。大聲呼曰。倒

茶來。屢呼不至。妻無奈。只得自送茶出。窮人見妻出。窘甚。乃大喝曰。你男人那裡去了。答曰。出差去了。爲什麼還不同來。答曰。人未回來。魂已回來了。夫曰。魂在何處。答曰。在那裏坐之。胡吹混。傍妝。濶呢。

家當一文

一杭人愛嫖。一分家背盡。行嫖完窮。的光洞洞。只賸錢一文。麻布褲一條。猶自芳心未艾。來在西湖觀看遊春。女子買了一文錢炒豆。坐橋頭。把豆兒放在褲襠上。忽見許多遊女。姍姍而來。不禁春興勃然。那話挺然特立。

把豆兒挺了一地。杭人指陽物罵曰。我好好一分世業。都被你給我捐搗光了。賸了一文錢的家當。還被你給我抖擻掉了。我與你何冤何仇。抱肩棄豆而去。

窮神借餉

財神解天餉。赴靈霄殿。路遇窮神。欲借銀三萬兩。財神曰。天餉有定額。何得借汝。窮神固索。財神念一殿之神。出小金錠與之。窮神所願甚奢。我管城子求其協力。劫餉。管城子正座文壇演筆陣。聞窮神語。原不欲往。因思我終日耍窮筆頭。何能致富。乃帥文壇健將。排筆陣以

圍之財神拔劍迎敵筆鋒所到眾皆披靡財神懼赴文昌宮求援帝君問曰吾與君素昧平生何得來此財神告以故帝君曰君等恃財傲物應罹此禍然以筆尖橫行天下亦非吾教之福命朱衣召魁星收之魁星至乃一白面書生自慙面目不足以驚人朱衣云乞帝君賜以鬼臉戴之則面皮一變何事不可爲也又授以金斗令同財神去至則管城子帶領羊毫子兔穎兒揮如椽之筆自謂千人軍可以橫掃魁星擲以金斗二毫不能支棄筆而遁魁星收其筆並金錠別財神奏凱而還帝君卽以筆錠賜之故至今魁星像藍面猙獰右手執筆左手執錠而旁豎一斗云

訟諱

雞帽頂與扁四嫂口角鬪毆打的雞帽頂垂頭不語身受內傷同赴肚大老爺案下喊控當堂質訊兩造各執一詞不能結案飭壯頭流紅傳四隣質訊眾鄰証到案先問近隣卯老二說你乃貼鄰與帽頂聲氣相通痛癢相關你必看見老二說雞帽頂在裡頭打捶小的在門口擠不進去又問遠隣毛老八說你乃聚族而居非不

毛之地亦應披髮而往救。老八說小的毛娃分爲兩家。一住毛家灣。一住毛家塔院。同姓聯宗。二毛常到一處。被雞帽頂兒時常折挫。搥磨。踏的七零八落。小的出身微末。何敢與他相抗。又問後街住的肛老二說你家與他家後庭相近。你該聽見。老二說小的與他家只隔一溝。鷄帽頂乃兇惡棍徒。若惹他打到小的門裡來。又要大老爺費事。官問何故。答曰。要用雞蛋驗傷。又問對門住的馬兵。齊布伸泰說你常在他門上該班。你總曉得。馬兵說小的實在沒看見小的。下了班。他們才打捶的。打完了。

又問雞帽頂的乾兒子。精額布說你跟你老子在儀程頭。定然看見精娃子。訴曰。小的出來的時候。他們已經

術業類

庸醫治痢

一庸醫與名醫比隣。見名醫懸牌掛匾。病者盈門。請者接踵。心竊慕之。私憶此人必有秘傳方書。始能如此得心應手。我若謀得此書。何愁不並駕齊驅。於是逐日徘徊名醫門外。欲謀此書。偏這日名醫持書而出。庸醫出其不意。奪之而逃。回至家中。出書捧讀。即懸牌治病。有患痢者來治。庸醫曰。此病不必服藥。用大蒜一頭。插入穀道。其病自止。病人如法治之。誰知大蒜毒發。脹滿難

出連肚腹皆腫病家以庸醫害人訟之官官拘庸醫至問之曰用大蒜治痢是何人所傳是何方所載庸醫曰是某名醫所傳是他的秘書所載官傳名醫質訊名醫曰此人素昧平生只有某日我挈帳簿出門與人算帳被他奪去至今尚未尋獲官問庸醫你拾帳簿當醫書與人治病是有心害人庸醫曰簿中實載治痢之方上寫某人利已全消惟有算本止利

喜奉承

富貴人最喜人奉承而善相者絕不肯奉承人一日

奉承之人恰遇一不奉承人之相士令家人喚其來相相士登堂見富貴者巍巍高坐慢不爲禮相士相了許久說貴相清奇絕非凡品耳長頭小眼大無神紅線盤睛脣開露齒好像一箇往下不敢說了富貴者說到底像箇什麼相士說好像一箇兔子富貴者大怒命左右將相士與我綁了押在空房將他活活餓死手下人將相士捆送空房家人在旁勸曰你這人好不在行我們老爺最喜的是奉承你若奉承幾句謝禮定然從豐相士曰求二爺帶我上去再相一相家人來主人面前稟

曰剛纔相士怕老爺虎威。一時張惶相錯了。何不再叫他相一相。富貴人說把他放了。帶來再相。家人把相士放了。帶至主人面前。相士看了。又看相了。又相端詳良久。說二爺。求你老爺。仍然把我綁起來罷。他還是一箇兔子。

姑嫂站門

姑嫂在門前。閉要見一和尚走過。姑謂嫂曰。人人都說和尚那話。是四方的。不知真否。嫂曰。都是一樣的人。那有此言。不過和尚的。比俗家略硬點罷了。

和尚抱鼓

西湖叢林香火最勝。每逢朔望。遊女如雲。寺中和尚多有不能定性。見女色而動者。老和尚誡之曰。出家人五戒三規。惟色戒最嚴。我看爾等見色心移。性情不定。非出家人道理。以後每逢朔望。打坐禪堂。每人懷中抱一小鼓。如見女色。懷中鼓響者。卽是心動。定打四十戒尺。我亦作如是觀。眾僧唯唯。到了朔日。眾僧上堂。懷鼓而坐。老和尚居中。餘者兩旁列坐。但見粉白黛綠。花枝招展。姍姍而來。來到眾和尚面前。只聽眾和尚懷內鼓次。

第而響。寥寥不絕。惟有老和尚寂然不動。聲響全無。眾僧讚曰。到底還是老和尚。心空性定。坐養功深。不然何克至此。大家上前打開老和尚懷中鼓。一看。誰知小和尚已貫草直入。竟不能脫。頰而出矣。眾和尚開堂而散。

僧入魚腹

大江之濱。有儒釋道三人同舟共濟。方欲解纜。一極胖少婦亦來呼渡。三人皆曰。江波險惡。與少婦同載。大為不利。不如却之。婦固請。舟人乃移舟近岸。尚離數武。婦人一躍而登。扣面而坐。舟既發。婦裸裎出其陰。大無朋。

前以示人曰。此物大吉。祥何云不利。眾益厭之。僧問曰。何利之有。婦曰。嗅其濁穢之味。似是腐儒。觀其短髮。髮鬆。又像道士。而其實則和尚之窳。兼也。僧怒極。免其帽。以頭撞之。婦挺腹相迎。豁然而入。滅頂及肩。僧懼。用全力急拔之。書然而出。則頭面濡濕。熱汗淋漓。與出籠之餒首無異。婦大笑。躡身入水。化巨魚而逝。僧大驚。謂儒道曰。幸虧我拔得快。稍遲則小和尚定葬江魚之腹中也。

儒醫

一人讀書未成學醫。自稱儒醫。一日下鄉看病。行至中途。甚覺口渴。令轎夫覓茶。轎夫說來此荒郊無處可覓。惟有邨外有一學堂。願可往求。但是那教書先生性怪僻。有人到伊書房。先要講道學。講對了。豈止喫茶。連酒飯都有。若不對立時。揮之門外。醫生曰。我乃儒醫。滿腹詩書。邨學究何足道哉。遂乘轎而往。叩門而入。見一先生岸然道貌。欠身微讓。拱手而言曰。足下此來莫非講道乎。醫生曰。待來借茶。先生白且慢。我先出對。你對。試試你學問。何如。對曰。碧桃萬樹柳千條。醫生對曰。紅棗

二枚。薑一片。先生喜曰。語不忘本。是儒醫也。捧香茶與之。醫生暢飲。覺風生兩腋。詩思益清矣。謝之而去。至夏日。醫生又下鄉看病。路經書房。不見先生。乃因夏日炎熱。移居竹林深處。訪之。始見先生曰。別來無恙乎。我玉出對。你對。對曰。避暑最宜深竹院。醫生對曰。傷寒應用小柴胡。先生甚讚。送點心與他喫。喫畢而去。至秋天。下鄉。又來拜訪。先生又出對曰。丹桂飄香遍滿三千界。醫生對曰。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九。先生甚喜。以酒觴之。飲畢而去。至冬日。下鄉。又來相見。正直大雪。先生又出對。

曰大地無分南北。遍灑梅花。醫生尋思良久。乃對曰。小妾有件東西。倒懸藥碾。先生一聞此聯。掀髯大笑曰。足下奇才妙想。竟將令妾那件東西。拏出來與人作對。可謂現身說法。大公無我矣。設盛饌款之。醫生滿飲三杯。既醉且飽。拜謝而別。行至中途。在轎中甚覺高興。乃吟詩曰。乘醉歸來喜可知。正是吾儕得意時。此去誰人還出對。閒時遣興且吟詩。博來腹內三杯酒。全仗家中兩片皮。從此門前縣人碾。箇中居士是儒醫。

一字笑話

一人善說笑話。衆人有意難之。曰。你能說一字笑話。不能如能說。使我們笑。情願輸戲酒二棹。如不能說。說而不取笑。要照樣認罰。其人曰。能然。必須依我調度。方可。衆曰。聽從尊。使其人曰。夢。擇日先設酒戲於文昌宮。戲台前挖一池。是日我後至。我自有一字笑話之法。衆許之。至日。如所屬。先設酒戲。齊集以待。其人在家與一瞎子商之。曰。我欲帶你到文昌宮聽戲。喫酒。你願意否。瞎子欣然願往。其人曰。你要到了文昌宮。必須先在神前行禮。然後入座。喫酒聽戲。一切禮節。均要聽我吩咐。

口言金 卷下 四十一
瞎子無不樂從。是日卽帶瞎子來至文昌宮。叫他在池邊站立。其人對衆人曰。列位請聽我一字笑話。衆皆傾耳靜聽。其人曰。跪瞎子一跪。撲洛吊在池內。衆人圍堂大笑。其人曰。我這一字笑話。何如。連忙拉起瞎子。同享酒戲。

一摸之緣

一婦有淫行。閩人多而所交甚廣。一日與隣僧有約。屬其夜晚携酒肴來會。是夕婦人有舊交在舍。夫知其約。令婦他宿。而獨處婦室。至夜半和尚潛至窗外。低聲呼喚其夫。假充婦人。細聲應答。未幾隔窗先送一盒子來。既而又送一壺酒來。其夫輕輕接進。最後和尚將其夫之手拉住。當作婦人之手。拉至不使之處。使其來摸和尚。又將自己之手伸入。欲摸婦人。不便之處。其夫趁其來摸。將和尚之手拉入下部。令其來摸。覺纒垂盈掬。異常豐偉。和尚大驚。連忙抽手。抱頭鼠竄而逃。其夫遂喚同婦人。與之歡飲。至同床之際。謂婦人曰。今日好好一箇東道。雖然是大和尚作的。然畢竟虧了小和尚。

避首席

喜發錄

卷下

七

四言金 卷下 三
諺云。常常坐首席。漸漸入祠堂。此言齒愈尊。死愈速也。
故首坐一席。人人讓之。有一患瘋病者。延醫調治。醫曰。
瘋癆膨脹。膈悶。君請下客。卽要催請。不必服藥。病者曰。
我未見請帖。如何是客。醫曰。不過言不久見閻君耳。病
者曰。作客。我都不怕。我最怕坐首席。但求你把我這瘋
症。用些生疾動氣的藥。改爲膨脹二症。挪在第三第四。
免得大家謙讓。叫主人費心。

頭紅

秀才小便一相士見之大讚曰。相公必然高發。定作大

官。生問何以知之。相士曰。適見龜頭有紅痣。甚大。相書
云。龜頭有痣。終須發。以此知之。生曰。何以知定作大官。
相士曰。他頭上都紅了。不是大官是什麼。

三生鏡

西湖照膽臺有古鏡一方。晶光瑩澈。名曰三生鏡。鏡中
著字影而不著人影。就字影之休咎。以下心影之吉凶。
歷歷不爽。有秀才借一僧至。臨鏡一照。中有獨占鰲頭
四字。秀才喜極。欲狂。遂以功名目負。僧亦從旁助諛。無
所不至。秀才曰。鯁生之願畢矣。請大師入鏡中。登獅子

呼言錄 卷一
三
坐上蓮花臺。放丈六金光。與宰官現身說法。僧欣然應命。熟視鏡中。杳無一物。久之見白光一片。若粉牆半堵。牆上有六字。僧挽秀才誦之。乃朗誦曰。此處不可小便。

畫士問答

畫法不行久矣。所傳於世者。惟有行樂春宮。畫行樂春宮者。虎邱塘最多。游此塘者。莫不喜春宮。而惡行樂。故行樂之勢。不敵於春宮久矣。有業丹青者。因其業之甘苦不均。乃遂譁爭不已。畫行樂者曰。子畫令人愛。不如子畫令人敬。畫春宮者曰。子畫令人悲。不如子畫令人

喜。畫行樂者曰。牀第之私。久成俗套。奚行禱之措。畫春宮者曰。衣冠之輩。多屬游魂。何勞君之點綴。畫行樂者曰。家家不可無行樂。人人未必有春宮。畫春宮者曰。人人必無真行樂。家家都有活春宮。畫行樂者曰。去行樂之冠裳。安知不是春宮。畫春宮者曰。加春宮以袍服。未必不成行樂。畫行樂者曰。裸體跣足。宜於夏。而不宜於春。是夏宮。非春宮也。畫春宮者曰。奠酒焚香。動乎哀。而不動乎樂。是行哀。豈行樂哉。兩人爭執不休。或解之曰。行樂為祖宗計也。春宮為子孫計也。今人為子孫計。

者多而爲祖宗計者少。宜乎行樂之勢不敵於春宮也。

鏡裏欠心

有一磨鏡叟。腰懸古鏡。自云千百年物。詰其所用。答曰。凡人心有七孔。愚者塞其孔。吾以古鏡照之。卽知其受病之源。投以妙藥。益其智而通其孔。則愚者明矣。一富翁有一子。年十六。不能辨菽麥。延叟以鏡照之。叟曰。受病太深。僕不能爲也。詢其故。叟曰。吾能治後天。不能治先天。令郎之心。外裏酒色。病在後天。猶可除也。內裏金銀。病在先天。不可療也。翁固求之。叟曰。姑去治之。令其

子獨居一室。朝服葛花醪酒湯。晚服清心寡慾丸。如此者半載。叟取鏡再照。曰。酒色氣盡除矣。但金銀氣從先天閉塞。奈何。翁曰。何謂先天。叟曰。閣下老夫婦。孽孽爲利。心內所計者。全銀。眼內所看者。金銀。手內所使者。金銀。當尊夫人受胎之時。金銀堆積房內。令郎感其氣。以至迷塞七孔。外似金光。內實銅臭。欲求尅治之法。急取文昌宮惜字庫紙。取兩斛。拌蓮水兩斗。如梧子大朝。兼益智湯送下。或可有濟。翁遵其法。不三月。叟取鏡照。見六孔玲瓏。惟一孔鈍塞。如故。翁再求醫治。叟笑曰。此

名文字孔。凡富家翁。堆金積玉。不肯令子讀書。富家子
飽食煖衣。更不肯讀書。故富家不宜有讀書種。開之恐
于造物忌。且留此一孔。以還君家原物。後其子聰慧勝
於曩時。惟讀書不成。翁爲納貲捐職。以佐貳終其身焉。

獸醫治喘

一富翁姓吳。得一喘症。百醫罔效。請獸醫以治牛之法
治之。立愈。從此牛醫之門多病人。遂自負爲名醫焉。一
日晝寢。有持帖來請者。導至一堂。見面黃骨立者數十
人。環來診脈。醫熟視之。愕然曰。此真府耶。眾曰。然。醫曰。

請我何意。眾曰。先生送我來。還望醫我去。醫勉爲一方。
眾曰。一劑恐不能見效。屈先生駕留此三五月再去。醫
哀求欲歸。眾怒曰。此地你既不肯居。曷爲送我輩來。羣
起縛之。裸其袒。出其醫輪。姦之。醫被創。猛醒。遂得鶴風
之症。逐日覓人醫治。無服復作。青囊之術矣。

醉了來

主人請客。各酒。用小杯。客舉杯作嗚咽之狀。主人驚問
其故。客曰。觀物傷情耳。先兄去世之時。並無疾病。因文
人招飲。亦與府上酒杯一樣。誤吞入腹。噎死了。今見此

杯焉得不哭。主人遽令人易大杯。而酒不斟滿。客舉杯細視笑曰。此杯當截去一半。主曰。爲何。客曰。上半截用不着。要他何用。主人遂令人將酒斟滿。客飲酒入口。盡噴而出之。主詰其故。答曰。我幼時曾將門牙跌落。整人以分水犀骨補之。故酒有水不入也。主人曰。酒有水。請喫飯。令人內邊取飯。客曰。多謝。內人。主人曰。內人非足下所宜稱。客曰。飯自內出不謝。內人謝誰。飯畢。送客至門。客問曰。適纔造府。見有照壁一座。因何不見。主人曰。向來未有。客恍然曰。不錯。我是在家喫醉了來的。

